



傲世中國

大召外景

趙住持

法運還隨國運昌

訪呼和浩特大召住持趙九九

本報記者 雅莉 李波

歷史上，呼和浩特有召城之稱，「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免名召」，「一座城池半城廟」是這裡的真實寫照。衆多召廟中，最負盛名的要算大召。康熙大帝御馬創泉並賜大召以「帝廟」之榮，民間更有「先有大召寺，後有歸化城（呼和浩特原名）」之說。大召與毗鄰的席力圖召、小召、乃莫齊召、宏慶召、巧爾氣召、五塔寺、觀音廟等集中在大召區塊的名勝古跡一起，共同構築了呼和浩特濃厚召廟文化底蘊。

「寺廟不單單是燒香拜佛的地方，更是陶冶心靈傳播文化的窗口。」

大召的住持趙九九說：公檢法是懲惡揚善，宗教是抑惡揚善。而他一直在抑惡揚善的道路上孜孜前行。

「寺廟不單單是燒香拜佛的地方，更是陶冶心靈傳播文化的窗口。我們大召寺建了一條150米的文化長廊，在契合內蒙古大召區戰略的同時，讓遊客們領略內蒙古的民族文化與佛教文化的衍生傳承，也為自治區的文化建設做貢獻。」

在採訪中得知，構成大召文化工程的還有對寺廟喇嘛的各種素質教育：寺廟裡新徒弟大多從牧區來，不通漢語，就請老師教，基本要達到會說漢語還能寫家信的水

平；徒弟學經文後，必須要一個一個考試，過關率達90%；請蒙文書法老師教弟子們學書法，現在有八、九個弟子可以寫出蒙文書法作品；大召作為內蒙古文化大區建設的文化景點之一，已經接待了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寺廟請呼市一中的英語老師對喇嘛進行了3年多的英語培訓，有很多喇嘛在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典期間，還用流利的英語與外賓交談……

「我們通過宗教儀式，讓人們領略到佛教文化的內涵，讓人們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也就是佛教倡導的正信，正識，正見，正行。我們要有知恩，思恩，報恩的心，別人對你的好，必須記在心頭，思謀着報答。但別人對你的好也不是人家必須應該對你好，人不能依賴，別人幫得了你一時，幫不了一世，自己應該自強自立。」

「法運還隨國運昌」

趙住持告訴記者，30年前，大召共有16個喇嘛，都在外面上班（文革期間被趕出了寺院）。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了黨的宗教信仰政策，1980年在呼市得到全面貫徹。從此，大召開始了「新生」。

趙九九說，因為沒錢，大召曾經舉步維艱，除了大殿，大召什麼都沒有，來參觀的遊客用不了15分鐘就走了，隨着黨的宗教信仰政策的落實，遊客開始增加，寺廟

的收入也逐年增加，也有錢用於寺廟修繕、配置基礎設施、蓋宿舍、食堂；原來寺廟的油燈不到100盞，現在有3萬盞；當初5毛錢一盞銅燈也買不起，現在用的全是6元錢一盞的銅燈；以前喇嘛們的基本生活也保障不了，現在每個月1000多元的生活補貼，住着有暖氣的宿舍，應季服裝應有盡有，還有各種學習培訓，變化很大。「我要用10年或幾十年的時間好好培養一批愛國愛教、有淵博佛教知識的人才」，趙說他相信會越來越好。

趙住持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讓大召顯出生機，自治區黨委政府提出「要打造文化大區的戰略」、呼市市委提出「讓首府首起來」的理念和自治區成立60周年大慶都成為了大召煥發生機的機遇。從1987年內蒙古自治區40年大慶開始，國家旅遊業開始出現活力，當時來大召的遊客有7萬人，1997年達11萬人，2007年達15萬人，2008年冬季，每天還有三、四百遊客來大召，淡季不淡。真是「法運還隨國運昌」，國家富強，寺廟的香火也旺。

如今，從大召廣場修整一新的過街牌樓望過，蒼松、綠草、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相映成趣。幾十畝新綠、四百年古牆，風景不語，自有深意。

趙住持說，現在的佛教事業可以說是進入鼎盛時期，江澤民主席曾經提出了宗教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決策，也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宗教的重視。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使得宗教活動方方面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趙住持說，感覺着寺廟裡的變化就知道紅牆外的變化有多大，現在的呼市非常燦爛，用翻天覆地這個詞都不足以表達這種巨變。現在的人們總是掩飾不住嘴角的笑容，祥和盛平的時代，人們在滿足享受美好。

「我們要珍惜現今的美好，並把這樣的美好傳承發揚光大，」趙住持說。

草原放牧着我，我放牧詩歌

訪蒙古族詩人斯日古楞

本報記者 喬輝 雅莉 李波

「即使我不是銀行行長，我仍然是一個詩人」，斯日古楞的這句話明澈凜然。詩歌，於很多人來說，已經成爲一抹嫩綠，被塵封在了日漸模糊的青春記憶。物化的現實鈍化了很多人的激情，重複的日子粗糙了許多人的神經，詩意，對於把工作當成「創作」，把日子過成「段子」的當代人說來，是奢侈的，是不願企及的。

2009年2月20日，斯日古楞的詩意盎然了我們初春的這次採訪，斯日古楞的詩如草原上迎風搖曳的花朵絢爛了我們疏離詩歌很久的心。

斯日古楞，是內蒙古一家盟市人民銀行的行長，嚴謹縝密的本職工作在業內可謂成績斐然，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達最多的是作爲一個蒙古族漢子心繫草原源於草原的豐盈詩意。30多年的業餘創作，500多首以草原爲主題的詩歌散見於各類報刊雜誌，索倫嘎獎、駿馬獎的垂青成爲鍛造他詩歌創作信心的火焰；他以詩歌爲劍，直指靈魂、叩問現實、思慮未來，他坦稱自己就是一個詩人，是在草原上行吟的蒙古族詩人。

既然你是雄鷹/就該擁有自己的天空/既然你是駿馬/就該擁有自己的草原/既然你是江河/就該擁有自己的嚮往/既然你是騎手/就該擁有自己的家園/既然你是詩人/就該擁有自己的靈魂。

斯日古楞應該是個純粹的詩人，他的靈魂就是守護自己的草原、讓草原上的綠色綿延、駿馬馳騁。

草原上的行吟詩人

斯日古楞祖籍在通遼科爾沁，1957年出生在內蒙古錫林浩特東蘇旗，三四歲的時候就到了烏珠穆沁草原，儘管期間也有過暫時的遷徙，但草原上的駿馬、勒勒車、長調、摔跤、敖包、那達慕、羊群乃至慘烈過頭的白毛風都在他人生的年輪上刻下了深深的痕，他說：「我對草原和牧民的生活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與草原是放牧與放牧的關係，我的草原放牧着我，我放牧着詩歌。」

從1982年起在錫林浩特日報的副刊上發表了第一首詩歌《假如還給我少年》後，斯日古楞發端於草原的詩情就一發而不可收。

在他的筆下有老阿爸的故事：他是喝大碗酒吃肥羊肉的血性漢子/他是拉馬頭琴唱長調牧歌的教特爾首領/他是信喇嘛教套馬桿於老寡婦包前/他感



阿拉善的胡楊樹在詩人眼中是不朽的傳奇

情的老光棍/他是浪跡荒原讓野狼生畏/唯一馴馬不用嚼子的牧人；

歌王哈扎布是這樣的人：命中注定且這麼義無反顧/今生今世與歌爲伴/濃郁的草原/留下一串美麗動人的情節/還要誰來爲你加冕/歌王就是歌王/有歌 自心底飄出/好似馨乳的清香/有韻 在曠古的原野迴響/好似銅質的重錘/撞擊心靈的牆；

牧人的孩子是這樣成長的：都是從歡騰的馬背/開始/站立與行走/借助馬鞍的托護/學會了用眼睛望流雲/用耳朵聽風吼；

在他眼裡，摔跤手的雕塑：那睜圓的眼睛/迸射着無限的光明/是平等的自信/……/你奮力摔倒的莫不是昔日的艱難困境/你振臂舉起的/莫不是今天的喜悅歡欣；

在他心裡，家是草原：那麼遠徙下去/動以爲靜/靜以爲動/讓歲月的額頭/遍布/鍍滿陽光的圖騰/舞蹈我們這尋生命的節奏；

……

斯日古楞的詩發端於他涉足草原的每一個角落，更發端於他對草原的無限熱愛。年輕時的他，經常在牧民家聽歌聽故事，走過了草原上的寺廟，即使是在草原上打發偶爾閒適的時光也積澱成了他詩歌中的悠遠與曠達。草原受災的日子裡，他主動當救援部隊的嚮導，引領關注與援救深入草原深處，能讓草原的災情減輕哪怕一分，也是他義無反顧的責任；他總是在遇到羊群馬群的時候減速慢行讓行，碰到在草原上行走的牧民他總是停下詢問是否需要搭一程；他引導牧民不光要養好牲畜還要搞好流通，他說牧民的生活過好了殷實了幸福了就是詩意的……

放牧靈魂/需浪漫的情緒/遼闊無垠的荒原/從任何角度講/你都悲壯/你都輝煌

自然草原的生生不息和草原人民生生不息的追尋應該是斯日古楞詩歌的不竭源泉。

我就是你草原的記號

聆聽斯日古楞創作構想後，腦海裡竟然浮現出黑駿馬唱的《勇士》的歌詞：……堅強是我的崇拜/骨頭摔斷也要站起來/自由是我的澎湃/在我心裡有大海……等我長到你一樣高/我就是你草原的記號/當日月把我照耀/我飛我奔跑……把眼淚吞回去/在孤獨的時候/就狠咬一把草在嘴裡。

斯日古楞不就是草原的記號嗎，在他的心裡的確有大海！

他說：「我看過很多寫草原的詩，雖然很美，但那不是我心裡的草原。對於草原，在寫過一些抒情詩以後，民族遷徙演變、蒙古族文化的傳承與衍生、草原從地理地形的跨越變化越來越成爲我關注的內容，從歷史的縱深的角度找尋挖掘出來的美，才是草原的美。」

斯日古楞走遍錫林浩特20萬公里的草原，走阿拉善，回科爾沁，到額爾古納，他的足跡遍及蒙古高原，尋找馬背民族共性的特質，爲即將出版的

《蒙古高原八千里》作鋪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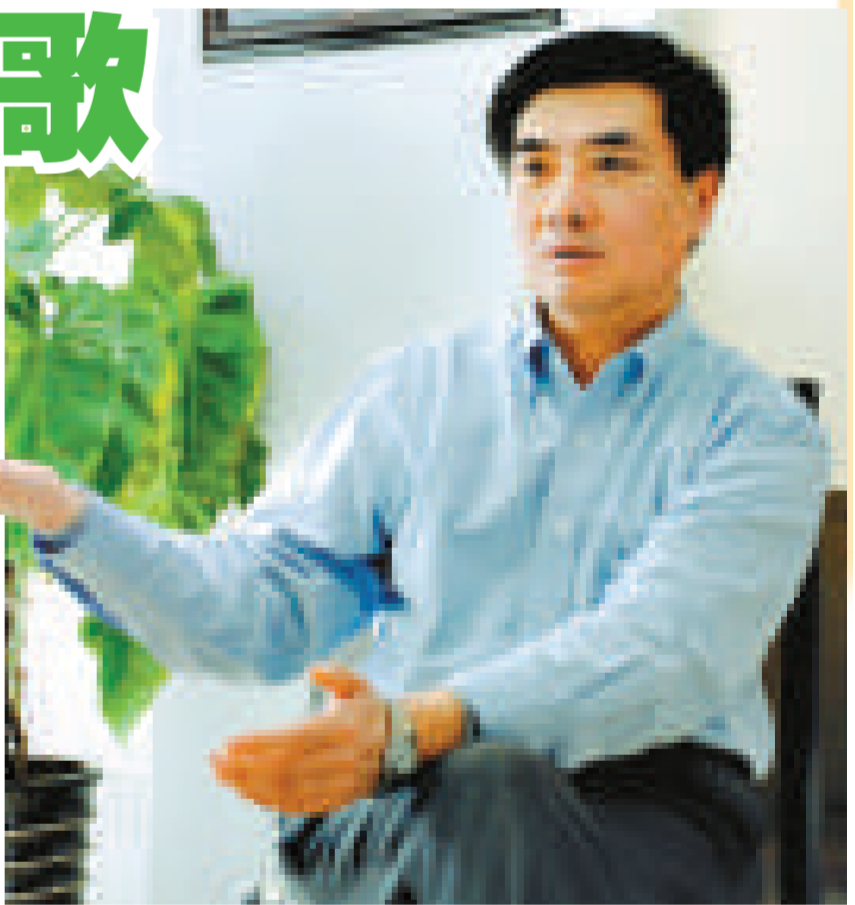
1986年就寫好提綱的《一個英雄民族的古歌》，從去年開始動筆了，他要用長調的形式，用抒情而不是敘事來爲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寫詩，寫一首蒙古族的英雄史詩。

作爲一個在草原上成長起來的人，斯日古楞汲取了草原的滋養真誠坦蕩執著堅強，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才幹反哺着雄渾的草原。工作30多年來，他從一個對金融心存敬畏的無知青年，成爲了一個對金融問題有獨到研究和見解的專家，他深入草原牧區基層所作的金融調研、所作的論文報告無不與草原息息相關。並曾有一些調研報告引起國家高端部門的重視。

他說：「我的工作落實好了，惠及了草原惠及了牧民，就是我寫得最好的詩。」

斯日古楞在《生命時空》的詩中寫道：可知那少年的背影/還保持着多少堅定/一任雙腳坎坷/道路總是在肩頭扛起/意志的重錘/又一次把堅冰擊碎/熊鷹汗血蒸騰/定是明春開河的氣韻/磊磊落落的胸懷/多麼驕傲啊/太陽/從人生的牧歌裡升起。

又是一個春意盎然的啓程，祝福斯日古楞！



詩人斯日古楞在接受記者採訪

眺望

作者 斯日古楞

草原，永遠凝固顧的
蒼茫浩瀚的大海
大陸季風的感召
變幻着
遠古和洪荒
遺留的色彩
以博大和富有
誘惑着馬蹄的激越
以斑駁和深幽
挽留著綠色的繁行
神奇塗滿所有人的視野
地平線托起藍天翕動的羽翼
峰巒和幽谷
告誡遊牧的男子漢
用粗獷而質樸的愛情
用肌腱隆起的信念
守護春天的嫵媚
於是，草原上所有
多皺的額吉不悲傷
嬌艷的妻子不惆悵
像接受聖潔的太陽雨
洗卻逝去了的愚懦
捧出鮮亮鮮亮的風韻

斯日古楞，本名李聰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人。中共黨員。碩士研究生，高級經濟師，199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學院。1976年赴內蒙古烏旗旗仁戈壁牧場插隊務農，1978年後歷任人民銀行西烏旗支行及農業銀行西烏旗支行會計、信貸員、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錫林郭勒盟分行辦公室主任、副行長，烏蘭察布盟分行副行長，中國金融學院人民銀行人事司高級金融人才班學員，中國人民銀行錫林郭勒盟分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阿拉善盟中心支行行長。現任中國人民銀行烏蘭察布市中心支行行長。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多情的草地》、《悠遠的牧歌》、《流淚的太陽》、《騎手的回望》、《生命時空》等。詩歌《歲月》和《額爾古納》曾兩次獲內蒙古索倫嘎文學獎、《透明的野情謠》獲《草原》北中國詩卷獎、《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獲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全國詩歌大賽優秀獎。2008年，《斯日古楞詩選》獲全國第九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